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WWW.MINGHUI.ORG



香港法輪功學員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當天上午，在香港環愛丁堡廣場舉行集會反迫害。多名香港立法會議員、政界人士到場聲援，以及中外知名人士透過錄音录像，譴責中共的暴力侵害人權的行徑。

第 832 期

2017年12月21日



重要新闻（上图）

日本广岛市国际交流圣诞会十二月十日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介绍法轮功，在场观众与学员一同炼功，场面祥和。

修炼交流

从仰面修同修到低头找自己

大陆综合

法院同意检察院撤诉 法轮功学员回家
新疆看守所所见

本周三退统计

截止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292,619,139

明慧週刊
第 832 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WWW.MINGHUI.ORG

香港法轮功学员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日国际人权日当天上午，在香港环爱丁堡广场举行集会反迫害，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界人士到场声援，以及中外知名人士透过录音录像，谴责中共的暴力侵害人权的行径。

第 832 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明慧周刊

第 832 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WWW.MINGHUI.ORG

内容提要

目	录
2	时事新闻
2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4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5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6	大陆综合
6	大陆综合消息
9	严正声明
9	世人觉醒
11	人心与因果
13	时事评论
13	迫害法轮功 人权恶棍将无容身之处
17	修炼园地
17	从仰面修同修到低头找自己
23	看守所女号的改变
28	得法的那些日子
32	给自己也给同修提个醒
36	修善要修口
38	营救父亲 - 正念显神迹
40	出现了问题要从心性上找原因
44	真修大法 - 一切都在变
47	修炼交流摘录

时事新闻

清除迫害 唤醒良知

◇十二月十六日周六，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虽然下着毛毛的雨夹雪，但丝毫不影响圣诞将至的气氛。瑞典法轮功学员集聚在位于瑞典国会大厦和皇宫之间的钱币广场上，继续举办揭露中共迫害、讲真相活动。有来自芬兰的一家四口和一位讲芬兰语的学员，像是遇到老朋友似的就聊了起来。得知中共竟然用如此残暴手段对付善良百姓，令他们很是震惊，全家人都签字支持正义、谴责中共的暴行。他们对学员表示感谢，也为自己在圣诞节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而感到高兴。

◇十二月十三日又逢日内瓦集市的日子，瑞士法语区部份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集市的入口处设立摊位，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反人类罪行。原本匆匆而过的民众，听到法轮功学员几句简单的介绍后，纷纷停下脚步认真询问，并且立刻签名表示对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支持。一位在大公司担任高管的先生对中共的暴行表示愤慨，同时感谢法轮功学员揭露这一恐怖行为。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先生讲，尽管他原来听说过活摘器官一事，但是看了今天法轮功学员揭示出的细节后，还是很震惊。他对法轮功的功法非常感兴趣，会和他正在联合国工作的妻子一起来学。

◇二零一七年国际人权日期间，从十二月八日至九日，德国法兰克福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和中领馆分别举办了信息日、烛光守夜等系列活动，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特别是中国游客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进行了反迫害和营救被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征签行动。人们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不少人眼里流露出一解和悲哀，许多人不停地录影、拍照，认真看展板，聆听学员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许多不同族裔的民众来到展台前签名。

十二月九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开展了营救北京法轮功学员田丰的活动。今年四十九岁的田丰因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被非法关押至今。法兰克福的“国际人权组织 IGFM”支持法轮功学员发起通过明信片的营救活动。明信片上印有田丰受迫害的事实及释放她的中德文呼吁信，收件地址和姓名是关押她的派出所和该所所长的名字。人们可以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填在明信片上，然后邮寄到中国。

◇十二月十日下午，塞浦路斯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尼科西亚老城区内举办活动。他们演示功法，散发传单讲真相，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大陆持续了十八年的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揭露中共强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两位母亲和她们十几岁的女儿们，对一位中国学员打坐中的祥和与平静赞叹不已。得知这位中国学员曾经在中国遭到监禁和酷刑，身受重伤，全靠修炼法轮功才使身体彻底恢复时，一位女士说：就是因为她修炼这个功法，就遭受（中共当局）折磨？真让人难以置信。得知她受到了那么残酷的迫害，仍坚定自己的信仰时，这几位女士非常感动，与学员合影。

◇台湾花莲法轮功学员在二零一七年圣诞节前夕，来到大陆游客来台必经的旅游之处——新城乡太鲁阁火车站传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传递法轮功的美好，让更多的大陆游客知道真相，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花莲法轮功学员十二月十七日还来到花莲县新城乡街道征签，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八年的残酷迫害。很多民众说：以前就知道在中国大陆不能修炼法轮功，也知道迫害，没想到十几年了，迫害依然持续着，希望借此征签能让迫害早日停止。

——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 ——

◇辽宁沈阳市于洪区朝鲜族村法轮功学员路远峰，二零一四年被绑架、非法判刑三年，在本溪监狱遭到电棍电击、毒打等酷刑折磨，被迫害致出现脑血栓、股骨头断裂等，十一月十九日冤狱刑满回家，于十二月九日含冤离世，年六十三岁。

◇吉林省白城市洮南市法轮功学员田玉梅，多次被迫害，被非法判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期间，因心脏骤停于二零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离世，年六十六岁。在她生命垂危的最后日子里，办案人员依然不放过她，来到她家进行查访监督。

◇云南玉溪通海县法轮功学员李海艳今年夏天从昆明回通海县探亲访友，在县城秀山街道东苑小区被警察抓捕，被送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关押，遭受长时间的脚镣手铐强制约束体罚，失去了行走能力，双腿无法站立，十一月三日被非法开庭判刑一年。李海艳坚称自己无罪，已经提起了上诉。

◇河南林州市法轮功学员李杰青、李换苏于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林州拘留所十七天后，被国大队警察关押到了安阳看守所。二人被法院秘密判三年徒刑，没通知家属，于十一月二十三日秘密送到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天津法轮功学员赵树霞、王思荣、邢伟在二零一六年新年期间，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福音的条幅而被非法抓捕、超期关押六百五十多天，日前被非法冤判。赵树霞、王思荣分别被冤判两年半，邢伟被冤判两年。赵树霞已上诉。

—— 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

◇日本广岛市以了解各国文化为题材的国际交流圣诞会十二月十日在广岛市段原公民馆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本次盛会，介绍法轮功，并现场演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还表演了中国的腰鼓舞，深受在场观众的欢迎。学员们功法展示的同时，在场观众与学员融为一体一同炼功，场面非常祥和。

◇土耳其梅尔辛书展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三日举办，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很多当地政要，包括梅尔辛市市长都接过了法轮功真相传单。梅尔辛当地的33频道电视制片人了解了真相后，购买了《转法轮》，并在制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请愿书上签字。随后学员们还来到一所小学，给那里的师生们教功，很受欢迎，老师们再次邀请学员们回来。

◇十二月十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成功召开，二十位学员在法会上分享了遵循真、善、忍原则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修心向善，及向社会各界讲述大法真相的修炼故事。经过一天的交流，学员们深深感受到师父洪大的慈悲和修炼机缘的珍贵。得法一年的新学员孟先生说：“每个人的分享都特别的真诚，特别感人，感觉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来自马来西亚的许女士表示：“感受很深，台上的同修交流时在流泪，我也流泪，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也看到自己的不足，正法来到最后的最后了，要努力。交流的学员正念很强，很简单的一句话就能把人救了，也鼓励我接下来要如何去做好。”

大陆综合

大陆综合消息

法院同意检察院撤诉 法轮功学员回家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辽宁丹东市振兴法院准许丹东振兴检察院以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王玉及杨爱萍的起诉决定，法轮功学员王玉、杨爱萍获释回家。

王玉所住地的临江派出所非法要求王玉家人交一千元取保金才准回家。杨爱萍家人认为检察院撤诉就应无条件放人，警察理应赔礼道歉，甚至补偿对杨爱萍绑架、非法关押近十六个多月造成的肉体及精神上的伤害，因此拒不交费。丹东帽盔山派出所无条件送杨爱萍回家。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下午，王玉、杨爱萍在丹东菊花山用手机发真相短信被丹东国保支队杜国军绑架，关押丹东金固看守所。

王玉与杨爱萍被非法关押期间，双方家人是在担心和与亲人离别之苦中度过，王玉被绑架后身体状况极差，两位学员的家属不间断的给公检法人员写信，打电话、找他们面谈。从法律、信仰到道德，方方面面讲真相及善恶有报的天理。

公安恐吓，检察院与法院相互推诿，甚至办案人员欺骗杨爱萍家属：王玉家属都替王玉写认罪书了，你也写吧。从而想达到欺骗、干扰家属放弃维权。无奈王玉家属只有依法向丹东振兴检察院递交刑事控告书，控告涉案的公安及检察院涉嫌滥用职权及徇私枉法罪。杨爱萍家属聘请了北京律师做辩护。

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九日，丹东振兴检察院将王玉与杨爱萍被非法构陷起诉至丹东振兴法院。期间国内、国外正义人士不断打电话、写信给涉案的公检法人员要求释放两位法轮功学员。

振兴法院或许是因来自多方的正义呼声和迫于国家司法新政不断出台，大势所趋，或许是在人性良知的感召下，曾通知过家属开庭，后又取消；第二次欲开庭，后来又取消，并两次

将案卷退回检察院。

丹东振兴法院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裁定：准许丹东振兴检察院以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为由，撤回对王玉及杨爱萍的起诉决定。法轮功学员王玉、杨爱萍才获释回家。

开封吴广成被昆明法院庭审 当庭善劝法官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昆明市西山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吴广成开庭。西山区检察院检察员黄云爽出庭，指控吴广成在今年四月份的一天傍晚到西山区云山路教委小区散发《明慧特刊》和《九评共产党》等资料。

吴广成和辩护律师作了无罪辩护，认为相关材料仅是教人向善，于国于民没有任何危害，请求法庭依法宣告无罪。

吴广成，花甲老人，原系开封市房管局开发公司党委书记，早年疾病缠身，多方求医无果，后来修炼法轮功，得以康复。当天的开庭，吴广成精神抖擞，思维清晰，语言干练，论述令人耳目一新。

吴广成说，这些资料均是以温和友善的方式向世人诉说法轮功修炼者所遭受的冤屈，讲述近二十年来无数公民因为信仰法轮功坚持真善忍而被劳教、被判刑、被殴打虐待的真实故事，并没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更无利用任何组织，也根本没有所谓破坏实施的客观事实和行为后果。多年来无数法轮功修炼者妻离子散，被迫失去工作，有家不能归，遭受了无尽的无人道对待。法庭和法官应当肩负维护正义保障人权的使命。庭审最后，他希望法官结束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审判，还法轮功修炼者清白。

辩护律师还提出，吴广成从体弱多病到健康健朗的过程，从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机关党群干部到走入法轮功修炼，事实本身有其内在的道理，值得国家、社会和法庭思考。这就是保障人权，尊重人性，弘扬善念和依法办事。

辩护律师要求法庭依法宣告吴广成无罪。审判长吴兆敏最后说，控辩双方观点他已经听清，庭后将进行合议，择日判决。

被吉林省女子监狱关押逾三年 张伟控告江泽民

吉林市昌邑区现年六十二岁的张伟女士，二零一四年被昌邑区法院秘密判刑七年，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至今已经三年多。二零一七年八月间，张伟女士委托冤狱期满回家的同修代她向最高检察院起诉，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要求还法轮大法清白，结束这场惨无人寰的人间浩劫。

在中共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十八年中，张伟女士因修炼法轮功，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迫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在家中被吉林市昌邑区莲花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吉林市国保大队警察对张伟女士实施酷刑折磨，往鼻子里插烟、灌芥末油、逼看黄色录像片。张伟被迫害致腰椎盘突出，不能行走，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新疆看守所所见

中共十九大前后，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大量抓人，街上到处是巡逻车、警察、便衣等，搞的社会紧张恐怖，人人自危。我也被关进了当地看守所。我接触的一些在押人员几乎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一些人看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还退出了共产党的党团组织。

据说从二零一七年四月就开始抓，看守所一个大概二十多平米的监室，只能容纳十五六人，却关了三十五人，听说有的监室人员更多。晚上，管事的一个在押犯（号长）安排我睡在地上，三个人盖一床被子，我睡在靠床边的地面上，薄薄的一层褥子，我只能挤上半边，一边身子还躺在地砖上，冻的全身发抖，睡不着觉。还有些人没地方睡，只能站着，说是值班，值班的就有八个人。

听说所有的看守所都爆满，实在装不下就到处转移，在押人员分三部份，一类是刑事犯，一类是羁押犯，另一类是收押犯，刑事犯和羁押犯还好理解，听说收押指还没触犯到法律，

8 属于不放心人员，这一类抓的量很大，很多是全家被抓，有的

是被株连的。听监室的人说还关了许多法轮功学员，有传法轮功真相的、有的是几年前曾判刑的、还有的地区搞人人过关，只要说炼，就抓，说是不放心人员。中共这么惧怕老百姓，可见它是多么虚弱。

看守所监室非法关押了不少法轮功学员，有的已被非法判刑还关押在看守所。有一个收押人员说：这儿的人不停的换监室，他来这近半年，已经换了十四个监室，几乎所有人都有机会和法轮功学员接触。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评价很高，有一个在押人曾在监狱度过近二十年，一直在搞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狱警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他发现法轮功学员非常善良，就不再管法轮功的事了，而且还保护他们。另一个监室的号长，一提到法轮功就对全监室的人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有的时候问他们：你们在外面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天安门自焚吗？他们说：听到的都是媒体报道的谎言，并说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鬼话。

在和法轮功学员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而且还看到了他们每个人心态平和与别人不一样，感受到了他们的人生目标，因为修炼“真 善 忍”，明白了人生目的，才能在困境中展现出坚韧和平和。

严正声明

本周三百零九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

本周一百四十九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你这闺女和别人怎么不一样？”

〔大陆来稿〕那年秋天，路边有一位大姨在摆摊卖大红枣。那大红枣带着绿绿的叶子，煞是可人。于是我下了电动车去买。

“大姨，您的枣挺新鲜的，我也买点。”“我这枣是自己家的，吃不完就拿到城里来卖。自己捡吧。”

我在一边静静的等着，因为有一位女士正在那一大堆枣里细心的扒拉着捡大个的，嘴里还一边吃着。大姨给她过秤时已经称得很高了，她还一劲儿的往袋子里添。“够高了，别添了，虽说是自己家的，可我大老远的来也不容易。”大姨心疼的说。

她走后，我安慰大姨：“别跟她一般见识。您给我捧上吧。”

已经够称了，大姨又给我添上几个，说是不添上几个总觉得的不合适。“够秤就行了。”我说着顺手从给我称好的袋子里往外拿。“自己家的没事。”大姨又给我添进去了，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我说：“大姨，您也不容易，我不能贪您的便宜，卖这枣不知够那路费不？”

“你这闺女和别人怎么不一样？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我对大姨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们师父教我们遇事要多替别人着想，体谅别人。”说着我就把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钱付给了大姨，告诉她诚心敬念上面这些字大难来时能保命。

大姨看着手上的真相币对我说：“闺女，我听你的，这钱我可舍不得花，我得好好留着！”

我和大姨告别时，大姨硬是往我的车筐里又放了一把枣，我又给大姨拿了回去，并真诚的说了一声：“谢谢大姨，再见！”

“你说的我心里好舒服！”

〔湖北来稿〕在一个崭新的院门前，我把一份资料挂在门上（我以为没人在家）。从院子里面左侧走出来一位大妈，约六十岁。她瞅瞅我说：“细大哥（方言：小伙子），你到我们这来过。”然后，她就回忆我上次跟她讲的东西。好多东西我都忘记了，她却记得清清楚楚。

她说：“看你是个好人。但你年纪轻轻的不做事，老在外面做这个？”我说：“大娘，我们炼法轮功的和你们一样，正常工作，正常生活；只是按真、善、忍做好人。我是放假抽空来的。”她关切的问：“你就不怕抓吗？”我说：“现在的人道德普遍败坏，特别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手段毒辣，老天不容。天灾人祸越来越多，是神在淘汰恶人。我们抓紧时间讲真相，是为了叫人归正，救人哪。”她善意的说：“你说的好啊！你要是再长点肉就好了！”我说：“谢谢您关心。”

她把我当成亲人看待，问我：“隔壁的好霸道，要我家院子往里缩；我沿原来的地基做，有什么错呢？真恼气！细大哥，你很明理，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说：“大娘，别生气。你这房子很好嘛。我们讲真、善、忍。你忍让别人，神都知道，会赐福给你们家。”

她说：“你说的我心里好舒服！”大娘不识字，我请她把资料给家人看，她满心同意。

人心与因果

从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李秀丽猝死想到的

〔内蒙古来稿〕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初，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李秀丽，在检察院楼道内倒地而亡，四十八周岁命丧黄泉。

侦查监督科是检察院下设的科室，起初叫批捕科，后更名为侦查监督科，承办对公安机关等部门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逮捕，对公安等机关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审查决定是否延长，对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的及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等工作。

李秀丽没有秉公执法，而是紧随江泽民集团参与迫害，十几年来元宝山区公安局对法轮功学员的构陷案件上报检察院以后，李秀丽一律给定性为刑事案件而下达准予逮捕的批示。李

秀丽长期任批捕科科长和侦查监督科科长，至少对三十二名元宝山区的法轮功学员非法下达逮捕令，致使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非法判刑，家破人散。

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起诉、被庭审。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真相、制作、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完全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也是合法的。李秀丽作为执法机关的人员，又是毕业于法律专业，应该清楚的知道“思想不构成犯罪，刑法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法轮功及其信仰行为活动，即属思想及表达范畴，不构成犯罪。

然而，李秀丽为了名利、前途、事业，不分善恶是非，忠实的为江泽民集团卖命，拼命的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为此，十几年来邪党给予她极高的荣誉，并委以重任，在名利的诱惑下，李秀丽越发拼命。但是，因为她选错了航向，中年丧命，实在可惜！

时事评论

迫害法轮功 人权恶棍将无容身之处

文：唐恩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自由时报》报导，台湾限制中共人权恶棍来台，第一波锁定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由中华民国移民署、大陆事务委员会等单位组成的联审会，近期至少拒绝三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人权恶棍到台湾，其所属交流团也整团被驳回，皆不准入境。

法轮功人权律师团表示，中共人权恶棍名单至少五千人，除了提交给台湾政府，今年十月律师团也提交该名单给美国国务院，希望美国政府禁止人权恶棍入境，若在美国有财产者也应予以冻结。迫害法轮功而沾满血腥的人权恶棍入境台湾遭拒，恐非个案，后续效应值得关注。

入境台湾遭拒的窘迫场景，这些参与迫害者想必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之慨。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日，前广东省长黄华华访问加拿大时，遭到法轮功学员提告，并接到加拿大卑诗省最高法院的传票。美国律师稍早于同月十七日向美国联邦检察官提呈刑事诉状，控告黄华华犯有酷刑罪。美国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签收了要求禁止黄华华入境美国的信件和有关法律文件。黄华华因此访加结束后，改变了原订十月二十五日去华盛顿的行程，外界咸信与他害怕将遭受犯罪调查有关。

二零一零年八月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永、宗教局长王作安与湖北省委副书记兼“六二零办公室”头目杨松等人相继到台湾。黄、赵、王、杨四人，都曾经在中国大陆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尽管他们抵达台湾的早晚不同、事由不一，相同的情节则是甫到机场就接获法轮功学员向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刑事告诉（黄是被刑事告发）其触犯“残害人群罪”及“人权公约”规定。

由于国际媒体BBC、中央社等中英文媒体多次广泛报导四

人遭刑事提告的消息，加以各界挞伐他们的人权劣迹，恶人自觉尴尬，以致提早开溜，最后被迫仓皇狼狈地离台。当年黄、赵、王、杨四人狼狈闪躲的丑态，是因他们做了亏心事，涉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堪作为迫害帮凶日后出国时的借鉴。

二零一一年以前，台湾立法院（国会）与十六个县市议会即已陆续通过“不欢迎、不邀访、不接待”中共人权恶棍的决议。现任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当时身份是立法委员（国会议员），也担任“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CIPFG）”的团长。赖清德曾表示，人权没有国界、人权应该无价，希望政府在审查中共官员入境时，要考虑彼等的人权状况，不欢迎在人权方面声名狼藉的中共官员来台，以免误导社会的视听。

黄华华一千人等遭提告而狼狈离台，虽尴尬难堪且极不光彩，有些中共官员旅外时就更颜面无光了。二零零四年七月，前中共教育部长陈至立随代表团在坦桑尼亚访问时，被指控利用教育系统对学生和教师进行反法轮功的政治洗脑，陈至立于该年七月十九日出庭应讯。

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十八年来，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在其纵容、包庇下，更施以“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残忍手段。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经核实、查得姓名遭迫害致死的学员人数逾四千人，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与精神摧残。这场全球关注的人权迫害，成为历年美国政府、人权组织发布人权报告的重要内容。

根据全球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公布的数据，法轮功在全球五大洲三十个国家，分别控告中共前头目江泽民、罗干、周永康、薄熙来、夏德仁、赵致真、黄华华等三十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级官员，所提出之民事诉讼或刑事控告多达五十多项。法轮功团体所控告中共官员的诉因，主要有三，包括种族灭绝（或称群体灭绝）、酷刑及反人类罪，所控罪行是国际刑事法认为最严重的国际罪行。

近期台湾政府禁止这些人权恶棍入境，是真正落实国际人

权的践履。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台湾人权促进会副会长廖福特博士指出，在台湾拘提被告才是一个具有人权价值国家所要做的事情，会让以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都不敢来台湾。廖福特表示，以国际法的观点来看酷刑、违反人道罪是普世的管辖，这种事情不管发生在美国、英国或非洲等，每一个国家都可以进行管辖的。

二零一六年解密的澳洲安全情报局档案显示，数百名战后欧洲老移民因为与共产党有联系而被视为澳洲国家安全的威胁，且遭长期监视居住。其中有些人几十年来申请加入澳洲籍一直被拒绝，即使他们没有犯罪记录，只要曾是共产党员或和共产党组织关系密切，就被视为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人物。

多数中国民众可能不知道：在西方文明社会里，“共产党”是个带有高度贬抑成份的负面名词，澳洲对共产党员的移民政策并非特例。美国的移民法规定，凡是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相关组织者，如果申请移民时退出共产党不超过五年，则不允许移民。美国归化申请（N-400）表格上面有一栏是党员史，询问是否加入过纳粹和共产党组织。申请人一旦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又不能提供合法的退党证据，就很有可能被拒绝申请。

二零一一年六月，美国国务院更新了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变更的内容包括新增加了六个关于“安全和背景信息”的问题，其中之一是：“你是否曾经直接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官或身体组织？”（Have you ever been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coercive transplantation of human organs or bodily tissue?）该问题属于核查不得入境的理由类问题，即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申请人通常不能获得签证。美国政府在非移民签证申请表上增加相关问题，被认为是对活摘器官罪行的关注和采取相应措施。

如果是中共党员，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党员身份，靠欺骗手法入境、入籍，一旦遭到举报，随时可能被吊销绿卡，并遣返回中国大陆。二零一六年一月，美国伊利诺伊州瑞柏市华裔男子林路（音译，Lu Lin）因申请美国籍时隐瞒自己的共产

党员身份及与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被美国联邦政府控罪。

上述台湾、澳洲与美国诸事例表明，如果是共产党员、曾经参与迫害法轮功，甚至涉及活摘器官，除了入境遭拒，移民时恐将面临“天下之大，竟无容身之地”的窘况。即使成功移民后，他日也有可能被追诉的罪责。去年即有类似案例：二零一六年五月十六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地方法院以曾参与一九九四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由，将原籍卢旺达的六十一岁瑞典公民贝林金蒂判处终生监禁，罪名包括种族灭绝，以及在卢旺达进行谋杀、谋杀未遂与绑架等国际法的严重罪行。

贝林金蒂是参与种族屠杀的罪犯，是杀人机器的一份子，虽然隐瞒身份加入瑞典籍，瑞典和卢旺达远隔万里又时隔二十二年，他还是逃不过正义的审判。这件判决给中国移民者的启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可谓二十一世纪最严重的群体灭绝罪，残酷程度远超过卢旺达种族大屠杀，无论是拟定迫害政策的首恶之徒、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或仅是普通成员，即使天涯海角都难逃法律究责。

不只陈至立、黄华华、赵正永、王作安与杨松，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出访，都可能入境碰壁或面临法律控告，如不及时悔改，尽早退党、放弃迫害，终将罪责难逃。迄今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公开表明“三退”（即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人数已超过二亿九千万，中共全面瓦解已是大势所趋。这些首恶之徒与帮凶从犯，应尽速弃暗投明，弥补罪愆，以免随同中共沦亡。

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善良好人，无辜遭到中共邪党的残酷迫害。奉劝所有中共党团队成员们不要再助纣为虐，适时悬崖勒马，停止迫害法轮功，改过悔罪，加倍弥补，赶快“三退”才是明智保身之举，为自己奠定未来。

修炼园地

从仰面修同修到低头找自己

文：北京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我是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按理说应该知道怎样在法中修自己的，可是我不会，我真的不知怎样修自己。尽管在同修的眼里我三件事做的好像还可以，学法、炼功始终坚持，悟性也还行，天目也能看到一些景象。然而这都是表面现象，实质的我似乎这二十多年来并没有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真修过自己。这是我在前不久才认识到的。

具体表现

随着修炼时间长了，接触的同修也渐渐多了，由于没有踏踏实实的学法，没有很好的修炼心性，修炼基础打的不牢，只向外看，不向内找，矛盾、麻烦事也就多起来了：这个不在法上；那个不合法；这个修的太差劲；那个太常人了……眼睛在审视，心里在评判。尤其在发生矛盾、分歧时，不知道找自己，满脑子都是同修的不好、不对，“这个人怎么这样？”甚至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而委屈。和同修在一起说话做事时，也要在心里评价一番。难怪我打坐、发正念时经常看到带眼的下水井盖（有漏），眼有大有小，多少不等；没有眼的井盖盖的很严实，却从井盖周边源源不断的爬出黑糊糊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虫子之类的东西，很恶心。可我还不悟。

看同修，修同修，想起的法理都是针对同修的，而不是按师尊要求向内找自己，修自己。展示给同修的都是“金玉其外”，实则是“败絮其中”。再比如，到同修家里评头论足：师尊法像放在书架上不合适；修炼人家里不应摆放蛤蟆（小孩玩具，用小棍一划拉后背就叫唤）；不能用广告纸包大法书等等。同修让我一说，虽有些不好意思，立马当着同修们的面就改正了。

尽管我说的没错，可出发点不对呀。表面上是提醒同修敬师敬法，其中却有炫耀自己的成份在里面。显示自己悟性高，法学的好。隐藏在这些话语背后的是虚荣心、求名心，抬高自己。这种修表面，不修实质的自我抬高、自我膨胀，发展到后来瞧不起同修，看谁都不顺眼。越和我接触时间长，交往多的同修越瞧不起，自己心的容量也同时相应缩小。以致后来这种隐性向外找的惯性负面思维，再也掩饰不住而不断显露出来。

同修也是修炼人，能没感觉吗？开始容忍，试图与我沟通不见效后，便逐渐疏远我。小组学法不愿叫我去；证实法的项目也不愿叫我参加；见面地点改了也不通知我（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让我一连几次都扑空。我背着沉甸甸装着光盘的兜子，站在约定的地点焦急的张望、寻找、等待，无果后才失望的离去。那种心理的落差和苦楚是无法形容的。

当我灰头土脸回到家里冷静下来时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还不想正视自己的问题，还在维护那个顽固的“自我”。安慰自己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见也好。我能自己上网下载，打印资料，刻光盘，照样做好三件事。你们不要我做的我自己发。

用心学法 向内找

抱怨归抱怨，赌气归赌气，其中不乏还有隐隐的委屈感，但都抵消不了那种不可名状的失落感。因为不给同修制作真相资料和光盘，我的空闲时间就多了。痛苦中我就用这些时间来通读师尊所有大法书。听师尊的讲法录音。很长时间没这样静下心来系统的学法、听法了。师尊那慈悲、洪亮的声音让我感到格外的亲切，我的心踏实、安稳多了。

我读了一本又一本，听了一讲又一讲，不停的读，反复的听。我终于认识到是自己这儿出了问题，拧劲了。开始向内找，但还停留在就事论事，陷在具体事中打圈圈儿，跳不出来。总觉的没挖到根，根在哪呢？

一日清晨打坐时，一把带刻度的尺子和一根细线出现在我

面前。尺子和线都是立着的。细看，尺子呈白色，似乎很厚，好象是三棱尺子（不能肯定），上面的刻度（长短线）细密，旁边标明数字，特别清楚，还不止一面有。线和尺子看上去一般高，但细得比丝线还细，颜色发暗，给人一种似有似无的感觉，尺和线一明一暗，一实一虚。线和尺子之间有一段距离。这个画面停留有二、三秒钟。出定后，我百思不得其解。

困惑之时，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的修炼体会（题目记不清了），让我这颗心受到极大震撼：我就是这样子呀。区别是同修认识到，我没认识到；同修归正了自己，升华上来，我没有归正自己，没升华上来。原因是同修用法对照自己，向内找，修自己；我是用法对照同修，向外看，修同修，不修自己。无论谁和我在一起，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会看到他或她表现出的自认为不合法的言行。拿同修的短处和自己长处相比，走魔道而不自知。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妄自尊大，很危险了。

其实，每个同修都有师父在管，用不着我来指手画脚。还自认为法理明白，修的好，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上。完全忘记了师尊把同修修好的那面已经隔开了，表现出来的都是还没修好的人的这面。我明白了尺子和线是怎么回事了：现（线）实中的我用大法这把尺子衡量同修（外看），不衡量自己（内找）。修同修，不修自己，这就是我现（线）在的修炼状态。

找到自己错误所在，我愧疚、后悔的不得了，不知怎么去挽回自己造成的目前这种状况时，同修就背着光盘盒找上门来了，要求我再给刻二十张真相光盘，并关切的问我：这几次怎么没去？我说去了，没找到你们，是不是换地方了？我问这话时面带微笑，心里格外平静，没有一丝一毫的抱怨与委屈了。她说还在原来地方，没换。我们每次都等你半个小时才离开。

我心里纳闷：几个人站在一个地方半个小时，却彼此看不见？突然间，我明白了：是慈悲的师父在用这种方式把我从魔道上领回来啊！当我认识到错误，归正了自己时，师父就派同修来了，让我珍惜这万古机缘。写到这儿，我流泪了。不争气 19

的我又让师父操劳了。谢谢师尊的良苦用心！谢谢师尊的慈悲开示和救度！

改变自己 修自己

从那以后，我彻底改变了自己——从仰面看同修、修同修，转为低头找自己、修自己。

这里仅举两例：

我和同修A是一九九五年认识的。那时她已修炼两年多了，曾是我们这一片的负责人之一。邪恶迫害开始后，我俩一块到北京信访办上访，一块被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又一块被送洗脑班，后又都流离失所。她在看守所被强制坐板，臀部坐的黑紫黑紫的，吃了很多苦。

因她修炼早，又多次参加过师尊讲法班，认识人也多，后来我就从她那里拿大法资料（U盘、光盘等），每月一次。我对她一直很敬重。她叫我“大傻子”，我也乐呵呵的接受。可是就在两年前诉江时，她却因怕心而不肯参加，怎么劝都没用。自那以后，我对她就有了看法。以前看到的她都是优点，现在看到的都是缺点。渐渐就有点瞧不起她了。

当我透过她而找自己时，我发现自己虽然向两高递交了对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的控告状，可怕心并不比她少，诉前怕过，诉后也怕过，就是现在这怕心也并没有彻底去干净。平时的怕心就更多，疑心重，顾虑心多，负面思维多，联想也丰富，经常自己吓唬自己。

在做资料、证实法上A也比我做的好。制作精美的护身符时最后一道工序是出自于她之手，因为她心细、认真；上千本真相台历的打孔、压环出自于她手，却从不叫苦；为寄真相信跑遍全市大部份邮局，从不投放街头邮箱，怕误投入废弃邮筒浪费大法资金还耽误救人；每半个月都要发一定数量的《明慧周报》、真相期刊等，做了这一切，她却很少张扬、显示自己。而我却好大喜功，做一点事就自认为了不起，沾沾自喜，夸大其词，抬高自己。这哪是大法弟子的作为。写到这儿，我羞愧

的无地自容。看同修优点，找自己不足，修自己，提高上来。才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比学比修。

两个月前，有同修被绑架。被绑架的同修我不认识，但是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与这个被绑架的同修熟悉。转移来的东西把他家的凉台都堆满了（他家屋子很小）。片警、社区、国保、“六一零”的“敲门行动”也骚扰到他。我很佩服同修在自己处境艰难中还能接受、保护这些大法资源。为了减轻他的负担，我就让他把打印机和一些耗材（纸张、光盘等）送到我家。

考虑到被绑架的同修在经济上损失很大，就和同修商量，把打印机和耗材折合成钱返还给同修，让同修力所能及的做些证实法的事，别停下来。因为我家也是个家庭资料点，拿来的这些东西我都有，我就让老伴开车把打印机和耗材一块无偿的送给需要的同修。

之后同修又告诉我他那里还有转移来的很多打真相币用的新钱。考虑到同修家经济不宽裕，俩口子因邪恶的迫害而失去了原有工作，这些钱压在他那儿，会给他增加负担，我就从银行提出一笔钱，让同修拿来和我兑换。总共六千九百元。我留下一部份自用，其余的都兑换给需要的同修了。

这期间也还有做的不好的地方，暴露出我的一些人心和执着。如，我知道一个同修的打印机坏了（已经没有修的价值了），就想把一部好用的打印机送给他，便简要的把情况和他说了。他当时没说什么，乐乐呵呵的。我们又谈了点别的，就开始学法了。我就以为他愿意要那部打印机了。下次学法日我和老伴把打印机连同一小箱墨水搬到车上准备给他送去。临走前我给他打了电话，让他到他家的小区门口接我们。没想到他当时就急了，说他买了新的了等等。

因为矛盾突然出现，我有些不知所措，也有点下不来台。关掉手机，对老伴说：搬回去吧。老伴一听就火了，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师父说：“修炼是修人心、修自己，当有了问题时、有了矛盾时、有了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还能找自己向内看，这才

是真修炼，才能不断的提高、才能走正修炼的路、才能走向圆满！”[1]“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2]

我告诫自己：跳出来，就当没有这回事。先修口，不想、不说、不提，就本着你要我就给你，你不要我就留着，谁需要，我就送给谁的原则处理。

通过这件事向内找自己：是自己不对，主观臆断，想当然，以为自己在做好事，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同修；自以为是，没敲定要不要，就贸然行动。这只是表面。抓住这个表面再找下去，又找到了在帮助同修时有显示心、求名心、虚荣心，还掺杂着同修情和回报心（在电脑和音像制作上他对我帮助很大）以及急于送出去的私心，自我保护心，完成任务心等等。正是这些人心和执着，才被旧势力钻空子，险些造成同修之间的矛盾、间隔。

总之，我现在知道了什么是真修，实修，也知道怎样才能做到真修、实修；知道怎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向内找，如何找，一直找到根，去掉它；对师尊讲的大法修炼直指人心的巨大内涵以及关系到大法弟子能否修炼圆满的关键所在有了更多的理解。我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的这颗心连同本体一道在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中熔炼着，升华着。

一天清晨六点整，我盘坐着单手立掌发正念，就感觉自己直线往上冲，边冲边不停的呐喊“我是大法弟子！我是大法弟子……”随着喊声我穿越层层空间，快速的飞升，当穿过苍茫空旷的宇宙时，忽然看见师尊（法身的形象）盘腿结印端坐在我左侧上前方的虚空中，我也停下不动了。我想奔到师尊身边去，可动不了，就停那儿，眼巴巴的望着师尊，师尊始终闭着眼睛没看我一眼。一会儿画面消失了。

由此，我想起师尊曾讲过：“师父在最后等着你们！”[1]师尊说到做到，真的在等着我们呢！我一阵激动和感恩。我想我可能是坐着自己的功柱冲上去的。我想奔到师尊身边，可上不去，是因为我修炼层次不够，还没达到那么高标准。我奔向

师尊身边还有一段距离，那正是我正法修炼要走的最后一段路。我必须稳健的走正、走好，修炼如初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谦卑的低下头来向内找，实修，证实大法，多救人，兑现誓约。我也悟到：师父希望我做一名要全宇宙都承认、都认可、都佩服的堂堂正正、名副其实的大法弟子。能不能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大法弟子，不是自己喊出来，说出来的，是同化了宇宙特性“真、善、忍”修出来的。

我一定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听师父的话，在大法中精進实修，完成使命，奔到师父身边，随师回天返家园。

同修们，努力啊！师尊真的已经在最后等着我们了。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

谢谢同修！

以上有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

注：[1] 李洪志师父经文：《致台湾法会的贺词》

[2] 李洪志师父经文：《关于副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

看守所女号的改变

文：河北法轮大法弟子 平静（笔名）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二零零零年正月初一，因我第二次去北京为法轮大法说句公道话而被关进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四十天。在这四十天里，与看守所的警察有了接触和讲真相的机会，特别是一位女警察，她以前和其他警察一样迫害大法弟子，还出席过省市劳模会。我被非法关进看守所后，首先从自身做好，让他们从我身上看到大法好。

八个犯人的改变

当时家人、亲朋好友去看所看我的人很多，所长跟我开玩笑说，一天见你的人比整个看守所都多。他们给送进去的所有东西，我自己连一袋方便面都不吃，都给她们分着吃，有的还给其它号里人分了。在当时号里有个死刑犯，家里没人看她，没衣服换，头上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睡觉没人挨着她，我就挨

她，结果虱子也爬我一身，我就把我的衣服从里到外都给她换上。她没东西就偷别人的东西，别人就打她骂她。她有癫痫病，也三天两头犯病。我去后劝大家不要欺负她，要善待她，她就再没犯病。

号里一片祥和，这个女警看到这一切，非常感动，她说：从你来后，号里就没有打架的了，我过去的时间都用在给她们劝架上。你用什么灵丹妙药让她们不打架了？我说：是法轮大法改变了她们。

当时这个女号里有八个犯人，其中四个是死刑犯，原来那里面每天打架、骂人、大哭大闹的。大法弟子被关进来后，犯人们看到大法弟子无私无我的品格，在遭受痛苦时的坚韧不屈，遇到不公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行为举止，都感到惊讶，慢慢的也开始平静下来。大法弟子也一个一个的给她们讲大法的美好。女号当时一共非法关押有十名大法弟子。

我被劫入后看出了犯人们哭闹的心结，她们觉的自己犯了死刑罪没几天活头了，生活的绝望使她们无所顾忌。我对她们说：“你们把过去像日历一样的掀过去，从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你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我们的师父什么都能给做。只要大家愿意学，明天就把号里变成学法点。”

我们开创出来了学法环境，第二天有一位大法弟子在被劫持到公安局时，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小本《转法轮》，就智慧的带进来了。犯人们都愿意跟着大法弟子学法。一本宝书改变了号里的一切。

师父的法理改变了八个犯人那变异的、充满仇恨与阴暗的心灵，从此变的活泼开朗。她们几个人抢着读《转法轮》，放下书后每个人都检讨自己以前的错误，都说若早遇上大法绝不会走上这条路，即毁了别人的幸福与家庭，也毁了自己的一生。

一天早晨，打完饭后还没有吃，号长翻开大法书中师父法像，放到暖气片上，庄重的给师父行礼，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其他七个犯人也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坐下。一个死刑犯哭着说：

“师父啊，收下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弟子吧，我们就是只能活

一天，也一定跟您修炼法轮大法。”我们十个大法弟子也哭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谁也没有动一下，只是哭声连成了一片。谁也没有吃一口早饭，一个值班警察听见哭声从门外往里望，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从此号里没有作息时间，都是学法炼功，最多一天学过八讲。随着学法，每个人的心性都在提高，一个姓刘的死刑犯，过去是蛇附体，给人看病，学法后，那个蛇对她说：“我都跟你八年了，给你挣了那么多钱，今天你学大法不要我了？”姓刘的说：“是，不要你了，我就跟李洪志师父学大法了。”那个蛇立即翻白眼变成了干。她多年手关节肿痛，不能干活，学法后几天就好了。她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激无以言表，每天把号里姐妹的脏衣服抢着都洗了。

我们十个大法弟子为八个犯人的正确选择而感到高兴，也再次感到了师父与大法的洪大慈悲与召唤。

号里的几个重刑犯，因为对生命的从新选择，每人的案子都有了改变。一个死刑犯无罪释放、两个变死缓，一个七年无罪释放、一个七年变三年。

女号里还有一个姓梁的死刑犯，被判刑后一直拖着（因她学法了），拖了八个多月，后来她不珍惜大法了，才被执行死刑。在被执行的前一天夜间，她做了个梦，有一个男人给画一道线，让她与姓刘的死刑犯一起跑，谁能在五分钟内冲出这道线，谁就不挨枪毙。那人喊：预备——跑！她跑到中间看见地上有五十元钱，停下就捡，结果没跑出去。早晨起来她正在讲梦，就被警察给叫出去了，再也没回来。

一个警察跟我们说，在临枪毙前，她没有一丝的害怕，她对一个警察说：枪声一响，我们师父就会接我来，你回去后告诉号里的姐妹们，床底下有我的手抄经文，是我没珍惜大法，没听大姐（指我）的话，才走到今天。我对不起大姐，等我来世再报答她。就这样她带着悔恨走了。

女警察走入修炼

从号里每个人的变化，女警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也非常感谢我。后来我就跟这个女警察叫大姐。她经常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里了解法轮功的一些内容。

一次她从家里包来了饺子，又给我买了一身毛衣。我到她办公室里，我对她说：“大姐，你不要这样对我，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可是为了你们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在未来的人类劫难中免于淘汰，我们才抛家舍业上访，告诉世人大法好。”她说：“原来是这样啊！我以为你们都是精神病，有家不管，我真是错怪你们了。”“大姐，我非常感谢缘分让你我今生在这里相遇。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可我们有了人身，生在中国，又遇到了正法，如能修大法是多么幸运的生命！你看你当一辈子警察却管不了一个犯人，大法却能使她们变好；你看到受过酷刑后的大法弟子伤势严重不上药就好了；你看大法弟子被打成那样也不吭声，还总是乐呵呵的……因为我们有师父管。”

我说，“大姐，这个法太好了，你也走进来吧。”她说：“师父能要我这个迫害过大法弟子的人？”我说：“师父什么人都度，只看人心。”从此她走入了大法修炼。

从那以后她每天看见其他警察迫害大法弟子，她总是大声说：“杀人放火的你们不管，专管这些做好人的！”有一次有个男警察在她不在的时候，把我们叫出去迫害，正巧被她撞见，她对那个警察说：“你们又迫害这些好人，走，咱们上屋了！”因为女号归她所管，那个警察自讨没趣，就摆摆手离开了。

还有一次，外地有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我们这，她们不说话，被警察打得昏死过去，又被吊在衣服杆上。看守所规定手铐是谁铐上的就由谁打开，其他人无权打开。第二天早晨，女警察上班看见这两名外地大法弟子被打成这样，不顾规定，二话没说，就将吊着她们的的手铐打开，找两个犯人给抬到号里，并自己掏钱买了两袋方便面，让喂给这两名大法弟子。这一切

让我们在场的人非常感动。

她每天都装进一本大法书，看完了她再拿出去，有时还给其它监号送去。

她走入了修炼后。她的家人知道了，把《转法轮》书给藏了起来，说是烧了，她边哭边说：“这书这么珍贵，比我的生命都值钱，你们在哪烧的，灰也得给我捡来。”见她如此着急，她儿媳妇只好把书还给了她。

女号的巨大变化，使几个男警也很羡慕。他们有活就找我干，我就有了机会给他们讲真相，有三个男警明白了真相不再参与迫害。还有两个男警在自己值班的时候叫妻子买水果来看我。还有一个男警明白真相后下班前经常到我们号里问我有事没有，一次他提我名字说：“你家里有事吗？我愿意为你服务，如你不在这里我还没这个机会呢。”

当时我是被县长点名必须劳教的，在被非法关押四十天时，一个局长的妻子被释放，那个局长说：“某某（提我的名字）是我妻子叫去北京的，叫她也出来吧！”

出来有一个月的时间，师父的经文来了，我正想怎么送进去？那个女警来找我，说大家都很想我，特别是那个有癫痫病的死刑犯，整天不吃不喝的站在门那望你，你快去看看她们吧！

第二天中午，我带上师父的新经文，去了看守所。刚到院子里，号里的人就齐喊：某（提我的姓）姐，某姐，我在外边跟她们招手。看此情景，女警察就不顾一些规矩，把号门打开了。我进屋后，拿出了师父的新经文。

大家把我抱住哭成了一片。我对大家说，这里不是我们呆的地方，为了警察大姐的安全，我马上就得离开，祝大家精进实修，早日获得自由。我等你们的好消息。我向她们合十，谢过警察大姐后离开了看守所。

十七年过去了，看守所里的故事、女警察得法的经历让我难以忘怀。

得法的那些日子

文：美国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是一九九四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当执笔时，昔日修炼的情景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那其中有得法后生命寻到归宿的喜悦，洪法中沐浴佛光的幸福，精進下心清似玉的超脱。师父说：“少息自省添正念 明析不足再精進”[1]。在这宇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要把握，走好最后的路。

一切都是为得法做铺垫

从儿时起我就是一个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爱思考的人，虽然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得到的照顾比较多，可是经常感冒发烧，有时病严重到像山一样压到身上，使我感到当人没有幸福感。那时候每天早上睁开眼，妈妈都会捧着药，端着水，送到我嘴边，有时还要喝大碗的中药汤。

后来又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胃病。因为膝关节风湿，肿大，晚上都会痛的睡不着觉，靠吃消炎药来缓解疼痛，上学前，我经常要喝一杯治风湿的药酒，走在路上头是晕的，脚底发飘，嘴里还有酒味，现在想想那时的状态都觉的好笑。

我是十足的药罐子，病痛中有时就在想：我这么小身体就这么不好，这样下去多拖累父母啊，我不愿看到父母为我忧心劳神。久病成医，身体也不太好的妈妈，经常看中医书，给我也讲了不少中医理论，以致后来我自己都会根据身体情况，考虑吃什么药来调节阴阳。

随着年龄增长，头脑中时常思考人生的真谛，虽然阅读了一些接近佛道思想的书籍，但找不到答案，心底隐约有一种苦恼和伤感。那个年代正是气功盛行的时候，家人也练气功，我很相信，知道它能祛病健身，但心里有一念：等到将来能遇到让我达到高深境界的功法我再炼，现在这些还不行。

一九九二年我接触了佛教，想依此修行超脱生死，虽很虔

诚，但那时不知道怎么修，以为吃素、受戒就能提高，买了不少经书，看的不多，最终只记住《金刚经》里讲的两句：“法轮圣王”，和“法轮圣王他的法轮非常厉害”。

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亲授班

一九九四年四月，一种心底的烦乱与不安，使我不想再在这红尘中驻留，出家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就在那时，得到吉大鸣放宫办法轮功讲法班的消息，去买票时已经剩下最后几张，我又请了一本《法轮功》。回家后，一气呵成看完，觉的太好了！这本书讲的太好了！气功原来就是修炼啊！

我对照书自学功法，出现了师父讲的净化身体的症状，一天当中不断的上厕所，便出的都是黑东西。在学习第二套功法时感到双臂间有很热的旋转的力量在旋转，接着晚上做了一个奇特的梦，梦境中，自己在苏州园林游览，景致美丽，红色院墙，绿色池水，还有拱桥，这时抬头看到天上有闪着金光的龙和凤在悠然、祥和的飞舞，远处走来一位尼姑，眉宇宽阔，和蔼慈祥，我上前对她说：“师父，带我走吧！”她微笑着对我说：“咱们有缘再见。”我也随即说了一句“有缘再见”，梦就醒了。在梦里，我相信如果有缘我会和“她”再见的。

四月二十九日终于开班了，我参加的是晚班，还发了学员证。我的座位在最后几排，看不清师父，但师父声音洪亮，似乎就在耳边，听得很清楚。第一天因为有宗教的理念在阻挡，师父讲法时思想中隐约有些排斥和不舒服，但越听越觉的师父讲的句句在理，师父提到的史前文化、天目等名词都在以往有所了解，所以当师父讲到时都能明白。第二天听法阻碍的观念全部消失了，不知为什么，心里就是对师父不尽的感激，泪如泉涌，心里反复有句话在说：“我怎么报答老师啊！这么好的老师，我怎么报答老师啊！”

在师父讲课时，我还看到师父左肩上的金光，师父还让我们在两手掌上体验法轮的存在，是旋转的，沉，有重量感；我还感到有很大的凉风从礼堂前方顺着观众席之间的过道往出口

吹，风还很急，后来我明白那时师父给学员清理身体，消业，打下去不好的都是阴性的东西，形成了风。在后来的听法中，我意识到师父就是经书中讲到的“法轮圣王”，师父讲的大法就是我心灵深处一直等待的法。

那次讲法班中，留下了一个我永生难忘的记忆：那是师父讲完法，在教功前一段休息时间，我站在座席之间的过道上，准备学功，没想到师父从讲台下来，走到学员中，边走边问后面学员们是否能听得清，并缓缓的从我这个过道走过来。当我第一眼看清师父的时候，震惊！我被震惊的目瞪口呆，师父是那么的伟大！我的天目看不见，但是我感觉到一种巨大的不可思议的境界画面映衬着师父，师父是那么的伟大，超然、慈悲，在人类中永远也不会再看到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句话在反复说：“这不是佛吗？这不是佛吗？”我木木的看着师父从我面前走过，师父慈悲的望着所有人向礼堂后方走过去，不知怎么从我嘴里出来一句“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啊！”当时我已经听了很多节课，但从来都没看清过师父的面容，因为座位太远，但是师父体谅学员和弟子的心，来到后面，为的是让我们看清楚师父。师父在任何时候都体谅众生，谢谢师父！

参加班后的一天，我突然想起，梦中见到的那位尼姑，不就是师父吗？宽阔的眉宇、和蔼慈祥，讲的“有缘再见”不就是接大法的缘吗？不久，一个偶然机会，在一次辅导员会议上，又一次有幸见到了师父，师父在我面前很近很近的走过，我看到师父的面容放射着光芒，我看到那能量的颗粒。走进会议室，我正对着师父很近坐下，我使劲的向师父笑着，心花怒放，心想：师父，这回您看到我了，您终于知道有我这个弟子了！师父也慈祥的、开心的笑着看着我们。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我又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的传法班。这些幸福时刻弟子永远铭刻在心，谢谢师父！

在洪法中升华

得法后，为了让自己心中有法，我和几位年轻同修一起背《法轮功》，接下来每出一篇经文就背一篇经文，那时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怀着喜悦的心情去公园集体炼功学法。因为当时年轻，辅导员让我在炼功点教功。为了教得明白，我把《大圆满法》教功图解背下来，这样，说着师父教功图解，学的人都能听懂，学的也快，基本十天就一批人学会了，然后就继续教下一批、再下一批，学功的人越来越多，一些住在郊区的人也赶到我们炼功点学功，那时真的就像师父说的：“修者日众，不计其数”[2]。后来通过学法明白都是师父法身把有缘人领来学法炼功的。因为基本每天早上我都在教功，自己炼功的机会很少，时间长了，埋怨辅导员的心就出来了，心想：“怎么就不换一下我呢，总是我一个人来教，我也得炼功啊！”

一天早上，辅导员正在教功，看到我来了，马上就把学功人让给我，自己走开了，我当时边教功边想：天天都是我教，还要你们辅导员干什么？回家路上，我边走边问自己：学大法目地是什么？是同化真、善、忍，做完全为了别人的人，能为宇宙真理牺牲生命的人，那我用自己炼功时间教别人炼功不就是在为他吗？那我还求什么呢？哪怕因此耽误了修炼，我没修上去，帮助别人修成了，我都应该为他们高兴，因为，我只需要成为一个真、善、忍的生命就行了，而不是求得什么。想到这我豁然开朗，身心一下子变空了，走在路上似乎只是一个空空的人形，此刻我感到和浩大的宇宙开始沟通，奇妙无比。

在后来大法洪传的几年里，和同修们到各地乡镇去洪法、教功，虽然忙碌辛苦，但却觉的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很幸福，期间师父法身保护的神奇经历，和一些奇妙的事情很多。

注：[1]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理智醒觉〉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拜师〉

给自己也给同修提个醒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上个月，一同修突然来我家，原因是同修传播真相时自认为一时疏忽有漏，怕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跑到我家，让我帮他发正念，解体邪恶迫害。

同修边叙述边加自己的好多揣测，都是负面思维。我让他把负面思维都去掉，不要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麻烦。哪知同修误以为我不帮他，满眼含泪，满嘴是求，口不择言，说了些大法弟子不该说的话，让我很震惊。最后我们还是把误解消除了，我答应他每天帮他发两次正念，上下午各一次。后来他又提出让我帮他的一个刚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不久的亲戚同修发正念，我问了那个同修的一些基本情况后也答应了。同修走后，我静下心来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颇有感触，思前想后，决定把它写出来，给自己也给同修提个醒。

一、在自己很难很危险的时候，第一念要想到求师父

师尊早就告诉过我们：“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1]我悟到：师尊的这段讲法对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个检验，是悟性的检验，也是信师信法根本问题的检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身后都有师父法身，还不止一个。师尊就在我身边！可是同修第一念想的不是师父，而是他的母亲（同修），而后是其他同修，自始至终也没想起师尊。这不本末倒置了吗？师尊无所不能，大法威力无边，为什么不求师父呢？！这不是修炼的根本问题吗？同修做前没怕；做的过程中也没怕。回家之后回忆整个做的过程中有的环节没有考虑周到才怕的。同修做的是救人的事，做的时候又没有怕心。师尊能不保护他吗？回家后怕，其实我也有过与同修相类似的经历，而且还不止一次。最后证明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我想，回家后怕一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自身怕的物质因素没完全去掉，又有哪个环节没做好，就产生了不安全感，人

心上来了，怕的物质因素就起作用了，就开始怕了。二是另外空间邪恶看到你怕了，就利用你那个没做好的环节越发加大让你怕，让你越想越怕，越来越怕，看你还敢不敢再出去救人。邪恶是在往下拉你，毁你。千万不能上当受骗。其实这时你第一要做的是抑制、克服你的怕心，请求师尊帮助化解，找出自己的人心执着，去掉它，同时还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师尊说：“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怕心没了，正念足了，师尊什么都可以为我们做。谁再胆敢迫害，师尊决不客气，也决不允许。

我们同是师父的弟子，同修一部大法，是同修关系，不是常人关系，没有回报。谁为谁做了什么，都是份内的事，应该的，师尊就是这样安排的。因为修炼路上没有偶然的事。大法弟子是个整体，表面上是你在帮助同修，在为同修做什么，实际都是在给自己做。没有什么可委屈、可抱怨的。你没有吃亏，你得到的是最珍贵无比的威德。因为未来的新宇宙要的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

二、真正度人、救人的是师父

师尊早就告诫过我们：“其实度人的是法，做这件事的只有师父，你们只是引导了有缘人得法，能不能真得度还得看其人能否修圆满而定。千万注意：有意无意的话讲大了佛都会震惊，不要给自己修炼造成障碍，这方面的口也得修，希望大家明白。”[3] 同修中有修时间长的，有修时间短的；有参加过师尊传法班，见过师尊的，有没参加过传法班，没见过师尊的；有精进的，有带修不修的；有正念强的，也有人心重的；有开天目的，有某些能力的，也有什么感觉都没有的；有三件事做的好的，也有怕心重很少做的等等。总之，层次不同，境界不同，修炼状态也不同。

但是，不管谁什么样，其实修炼就是修自己。九九年以前是个人修炼阶段，主要是学法、修心、炼功、洪法。其中就会有各种心性的表现，也就存在修自己的因素在里面，就有过人

心膨胀，自心生魔的例子；九九年以后，由个人修炼全面转入正法修炼，具体体现在做三件事上。学法修心炼功是直接同化法，有心性修炼在里面，就要修自己；发正念和讲真相救人同样有心性修炼在里面，都有修自己的因素。在发正念上修自己，在讲真相和救人过程中修自己。在哪一方面做的好，突出，就会听到赞美之词，就会有人跟着学。尽管在法理上也知道应该听师尊的话以法为师，也明白学人不学法的危害。可还是有人重蹈旧辙，转头就忘。同修想过没有，说赞扬话的，想跟着学的，比如单纯的想让同修带一带学学讲真相救人的经验和方法，是没问题的。如果你的心性有问题（有崇拜、依赖的心，不管自觉不自觉的还是潜意识的）都在把同修往悬崖边上推；被赞誉的、被人追着学的同修，这时更应该冷静，有自知之明，自己某方面的特长和能力是师尊给的，大法赋予的。认识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真正救人度人的只有师父。自己只不过跑跑腿，动动嘴，是在讲真相救人中修自己，提高升华自己，就不会出问题。如果把握不住自己，认为自己做的好，得到同修的称赞、认同和肯定，心里美滋滋的，有点飘飘然，无形中把自己抬高了，自我显示心起来了：我行，你们不行，你们跟我学听我的。师尊告诫：“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4] 尽管是自己不自觉的，潜意识的，都会出问题。这是心性问题，心性有漏。不及时归正，旧势力就要下手迫害，因为它有了借口了。

当然还有表面上的其它因素，比如参与人较多，长时间在一个地方讲真相发资料等现象也不可忽视。这方面教训太多，代价太大。所以谦卑，把自己摆在最低处，才不容易出问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们只注重到大海的“容”而忽略甚至忘记了它的“低”，大海永远把自己处在最低位置。大法弟子本身还需要师尊救度呢，没有师尊和大法，就没有大法弟子的今天，离开师尊和大法，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要把自己想的有多了不起。这在修炼中是最忌讳的，也是最危险、最可怕的。

尤其是在邪恶血雨腥风的迫害中走到今天的大法弟子，更要格

外珍惜和谨慎的对待自己和同修。

三、帮同修发正念，不要加负面思维

我在和同修确定发正念内容时，我不由自主的突然问了一句：你妈妈（同修）是怎么发的？同修告诉我他妈妈发正念的内容。我很吃惊：怎么加这么多的负面思维？你的迫害没有成为事实，怎么能当成事实来发呢。都是自己假想的。这不是帮倒忙吗。不是那么回事也成那么回事了，这不是给邪恶支招，给自己下套吗？千万别再这么发了，要知道我们大法弟子是有能量的，发出的东西要保持很长时间。

我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一篇交流文章，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想怎么才能闯过病业关呢？只有学好法，一切交给师父，向内找，修去执着心，才会做到。晚上我去同修家学法，这位老年同修家的场特别好，我一坐到床上，腿不由自主的就可以散盘，（因为腿肿的厉害，学法时腿只能伸着），还有一位同修，我们三人一块学法，每天就是学法、发正念。在这位同修家我的腿就可以散盘，别人家都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次我问老同修，她说：‘我没有给你加任何负面思维，别人问你好了没有，我就回答好了，也不让同修们有任何负面思维。’原来同修给我加的都是正念。每次学完后我们都交流一会儿，每次她都鼓励我：‘今天好多了，比昨天好，腿部正消呢！’使我增强了信心。”

可见，同修的正念对魔难中的同修是多么重要！正念和负面思维给同修带来的结果也大不一样。师尊曾给我们讲过“相由心生”[5]的法。大法弟子的心会促成或左右外部环境的正转或逆转。所以把握住自己这颗心就非常重要。一个不动就能制万动。师尊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作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6]大法弟子在今天这个负面因素的社会里，更要时时注重去自己的负面思维，尤其要去掉邪恶党文化长期灌输的怀疑一切而导致的负面思维。在帮同修发正念时，一定根

据同修具体情况确定发正念内容，不能想当然，要恰如其分的有针对性的发，发出的一定都是正念：正念加持同修，正念铲除邪恶，过程中决不能有半点负面思维。负面思维会把魔难中的同修置于更难更危险境地。说严重点，你不是在帮同修，而是在帮邪恶。所以帮助同修发正念一定要在法上用正念发，发的都是正念，不能有任何负面思维。否则就是在帮倒忙。不只是发正念时要求这样做，就是在平时的接触、交往中，生活中也应如此。一旦发现，立即清除。

个人体悟，有不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出。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3]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不讲狂语〉

[4]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定论〉

[5]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6]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六》〈二零零四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

修善要修口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前日学法中，看到师父讲：“那反过来讲啊，老是对人家态度不好。大法弟子修善，你觉的你的同修比你修的好，你不用跟他来善，是不是？你是不是把他看的太高了？你跟他不讲善，或者是他是迫害大法弟子那伙的，你不用跟他来善，是吗？是参与迫害那伙的、上当受骗上贼船的，你也得对他善，你的同修你为什么不能对他善？他是师父的弟子，你知道吗？（鼓掌）当你说话不注意的时候，你没想到你那个时候跟魔一样吗？不是魔，我是说那个状态。如果你老这样的话，老跟魔一个状态，你往魔道上修啊？老也看着你的脸晴天，还老表现的那么狡猾，你说你是什么状态？神都看着你哪。” [1]

不仅是师父讲法的内容触动了我，而且看到这段讲法的“善”字突然间变的很高大很突出，尤其是善下面那个口字，

恍然明白了修善要修口。以前常人也讲：“多积点口德吧！”“口不择言害处多啊！”之类的话，那修炼人不更该有话好好说吗？

晚上，学习师父经文《精進要旨》时，正好翻到〈浅说善〉这篇，师父讲：“大法是圆容的，真、善、忍三个字分开来，同样具足真、善、忍的特性，因为物质是由微观物质组成，而微观物质又是由更微观物质组成，直至穷尽。那么真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善也是真、善、忍构成的，忍同样是真、善、忍构成的。道家修真何止不是修真、善、忍，而佛家修善又何止不是修真、善、忍，其实只是表面形式不同而已。”[2]

此时略有所悟，我们对待世人讲真相都要看他的障碍在哪里，顺着常人的心去讲，难道同修间讲话，就不需要善吗？以前我对同修的提醒多是用了“真”，没有想到对方是否能接受，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没有想到当时是否是怀着一颗慈悲的心和祥和的心态，而仅仅是把“真”里的正直、直率表现出来，从而起不到更好的劝善效果，有些还适得其反。

在同修间的交流上，有说话开门见山型的、有出言无忌型的、有心直口快型的、也有不分场合型的等。表现上好像是站在了我为你好上，但是邪党文化的东西，如嗓门高、语气重、爱重复、抓住对方一点不放、到处讲某人这不好那不对等充满争斗心和妒嫉心的东西夹杂着怨恨、指责、埋怨统统出来了。有的甚至连说话时的手势都是邪党文化中的指指点点，说话的表情也恶狠狠的，尤其是同修听了没什么反应，心里还会忿忿不平起来，心想：我这么帮你，你还不自知呢。

其实深挖一下，这种表面上的帮助是站在为私为我基础上的，也是一种私，不是真心为对方好，目地是不让对方影响到自己的什么，如时间、学法、交流、整体提高、圆满等。而思想里那种“我对你都这样了，你还那样”、“我这么帮你，你都不改变”等念头都突出了一个“我”字。现在有这么一种感觉，很多以我开头的一些说辞和做法都是私字当头了，为什么没打动对方？就是私我起了不好的作用。

还有一种普遍存在的不是真修善的做法，就是对同修对外 37

人表现很善，对家人觉的太熟悉了，说话随便，不讲理数，无善可言。

所以，真应该修出一颗善心来，说话的语气平缓、腔调合适、声音温婉，才能沁入人心，给对方带来好的感受。用善心、善念、善言来善待对方，广救众生。

一点所悟，不当之处，还请慈悲指正。

注：[1] 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一四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精進要旨》〈浅说善〉

营救父亲 正念显神迹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这几年营救父亲的过程中，也是我不断的去掉执着心的过程。每当我达到标准时，师父都会给我显出神迹，使当下的形势发生扭转。

第一次是在父亲被绑架后，我到派出所去要人，去之前怕心较重，因家中就我一个人了，第一次一个人面对邪恶，心里很忐忑不安。可是当我一走进派出所时，怕心却消失了。

他们在归还父亲的随身物品：皮带、帽子、手表时，从父亲的帽子中滑出来一个U盘（是父亲趁他们不注意时塞到帽子里的），他们很诧异，其中一个警察拿着U盘说：怎么之前没有发现这个，正好有电脑，看看里面是什么。我马上警觉，心生一念，绝对不能让他们看。当时感觉一股能量充斥着身体，我直视着那个警察，伸出手，对他就说了两个字：“拿来。”他在接触到我的眼神时，感觉他震了一下，然后在下一秒双手捧起小小的U盘，恭敬的交到了我的手上，一句话都不敢多说。

等我回家一看，才发现里面有我们地区几十个大法弟子的诉江信的电子版、邮寄单号和联系方式，心中后怕不已，心里奇怪为什么当时气焰那么嚣张的警察却听我一个女生的话，突然悟到肯定是师父在旁加持才能顺利拿回U盘，使当地同修免受牵连。

第二次感觉到神迹，是在法院给父亲非法开庭那天。当地610派出了几十名特警将法院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旁边的路人看到这阵势都吓住了，赶紧问别人今天是审什么大人物，这么大的排场。我为了让更多的人听真相，就将亲朋好友，关系好的街坊邻居都叫来去旁听，可在前一天法院里发旁听证的工作人员却故意刁难，说是必须开庭当天早上八点半前来才发。结果就出现了上述的一幕，整个法院被特警团团围住，并下令任何人不准进入，更别提进去找发旁听证的人了。当时所有亲朋还有同修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傻眼了，我也是第一次碰到，当时想：我一个人该怎么冲进去啊？

可是看到周围亲朋看着我那期盼的眼神，我感到责任重大，我不能被邪恶形势吓倒，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我挺起腰板，心里求着师父，一个人往被特警围住的入口处走，越走近越觉的自己变的高大起来，直到在入口处看到特警的头，他说：“你是谁？怎么敢进来，今天上面下令谁也不能进。”我说找某某法官，他让特警围住我，他给法官打电话没打通，便不让进。我当时也不害怕，就说：“你可知道我是谁，你不让我进，马上我父亲要开庭了，旁听的人进不去，你能承担这个责任吗？”他说：“我不管法院的事，我们今天来的任务就是不让任何人进来。”说着就挡我面前，就在这时，我脑中洪亮的回响起了一句话：你居然敢欺主！我顿时浑身感到无限的能量，用语言无法描述。我马上直视着他说：“你让一个人跟着我上去不就行了。”他当即没有了气焰，听我的话让人陪我进去找人。

当找到那个工作人员时，他悠闲的喝着茶，聊着天，看到我居然会来，很尴尬的说：“你怎么才来啊，马上就开庭了，我等了好久。”他让所有要旁听的本人上来才能拿旁听证，我马上意识到邪恶的另一个伎俩又使出来了：我进来了，可别人怎么进呢？我求着师父，往回走，突然感到自己有唯我独尊的感觉，我看到那个特警的头后，站在台阶上给他说：“我让谁进谁就进。”那个特警马上低头重复了这句话，然后给其他特警下令，指着我说：“她让谁进谁就进！”就这样，我手指着 39

亲朋好友和同修一个个的让他们进来了。期间管另外一个入口的特警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找到那个头说：“你怎么听她的？”那个头很严厉的回了一句：“就是她让谁进就谁进！”

在进法庭的时候，有个同修来的晚了，被特警拦住不让进，我当时对特警说：“现在是公开庭审，路上的行人都可以进来旁听，这是我们的合法权利！”特警一听，马上走了。

还有许许多多在营救父亲时发生的神奇的事，让我深刻体验到师父所说的：“一个不动能制万动！”[1]而“不动”就是师父说的：“不动啊，是指坚定的正念和正信不动”[1]

在迫害发生的当下，如果我们能坚定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横下一条心坚定正念，就会破除一切邪恶形势。在此，我想再重温一下师父的《正念》这首诗：“疾风电掣上九霄 雷霆万钧比天高 横扫穹宇无尽处 败类异物一并消”[2]。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二零零五年加拿大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 四》〈正念〉

出现了问题要从心性上找原因

文：大陆大法弟子 心慧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近两年的实修，我的身体完全恢复了，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象四十多岁的人。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片段，写出来和同修交流。有不在法上的看法，敬请指正。

此生我最荣幸的是修炼了法轮功。我是九八年得法修炼的。只恨得法晚，但终于找到了真理，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所以发誓“坚定不移修到底”。也因此修炼过程中自认为很精进，也闯过了一些关难，也救了一些人——给全校教师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全校高年级每年三百余人我都讲了真相，退出了少先队。有一年我给高年级四个班上品德课，当我教到有关诬蔑法轮大法的课文时，每个班我都用一节课给学生讲真相，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退出了少先队，他们还把那篇课文全撕掉了，

把练习册上那一课也撕掉了，撕成碎片扔到了垃圾箱。

为此我还给教育局有关领导讲了真相，告诉他们不要出这方面的试题。果然多年再没出那方面的试题，他们当中有人作了“三退”。我校校长几次对我讲：他多次跟局领导和其他学校校长在一起聊天时，每当谈到了我，都说在我身上硬是找不到缺点。我知道这都是师尊叫我按“真、善、忍”做好人的结果。

可是就在自己觉的修的还算精進的情况下，二零一三年前后，我的身体出现了严重问题：人很疲倦，四肢无力，没有精神，有两次几乎晕倒在地。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法在学，功也在炼，三件事也在做，身体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呢？当时学校有一名中年教师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到医院检查，结果是糖尿病。

我没去检查，开始认真向内找：是不是我经常爱吃甘蔗、爱吃水果、爱吃甜食，要去我这个执著心呢？于是迅速纠正并去掉这些执著，可还是没有好转。

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五年我已退休在家，身体这方面的状况更严重：人显得苍老，无精打采，浑身酸痛，疲惫不堪，记忆力极差，目光呆滞，身体笨拙，伸不直腰，学法很困，随时都很困，没有食欲，吃不下饭。

二零一五年我父亲去世，家人担心我挺不过去会与他一起走了，于是多次叫我去医院检查。我不去检查，可心里很急，也很痛苦！除了上述状态本身造成的痛苦外，更痛苦的是觉的对不起大法，对不起师父，给大法抹了黑，给师父丢了脸，有时偷偷的掉眼泪。我想我修炼上一定出了大问题，否则不会长期处于这种状态！我横下一条心向内找。

仔细查找自己修炼中的环节，突然意识到：我学法却并没有得到法，因为学法犯困，学法分心。只要一学法脑子里真是翻江倒海，胡思乱想：现在的事，过去的事，大事小事，好事丑事，都往出冒。而且学法困的不行，如此这般，我哪里能得到法呢？

于是，首先要解决的是学好法的问题。除了小组集体学法 41

外，我在家里尽量多学，精神稍好时就学法，犯困时我站着学，走着学，跪着学，洗洗脸接着学，有时在保证每个字都读出声的情况下快读，同时我还一笔一划抄写《转法轮》，一句一句背《转法轮》。虽然背的很慢，但是只要坚持一点一点的背，就会有收获，因为背法是最不会分心的。

通过这样学法，我明白了更多的法理，然后再去向内找，找出了许多执著心：名利心，私心，色欲之心，妒嫉心，争斗心，安逸心……这才认识到以前修的太差，在一个层次中待的太久了，没有再提高上去。

在学校，同事之间常开玩笑，常人的玩笑尽是那些色情刺激的话，有时异性同事偶尔还动手动脚，虽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但动手动脚这种事不就是色欲之心没去吗？

在个人利益上，给学生印复习资料，别的老师收资料费我不收，还拒绝了一些人送礼，但偶尔还是收过别人送的礼金；在家庭矛盾中，因为妻子始终反对和阻碍我修炼，我虽然忍受和努力改变，却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我这才发现：其实各种执著和不好的东西虽然放弃了一些，但那都是表面的、强为的，并没有从内心真正放下，心性并没有得到提高，所以这哪是真修呢？怎么不出问题呢？

问题找到了，根本上要解决的还是学法入心的问题。我采取上述各种方式学法，坚持不懈，学法终于能入心了，思想境界提高了，更多的法理不断展现出来，自己都感觉到升华了，再去看以前执著的那些东西，简直觉的太可笑了，太肮脏了，太低级了；再去看常人中的名、利、情以及各种物质，觉的肮脏虚伪，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自然把那些都看得很淡了，从思想上真能放下了，人也感到神清气爽了！

我不断的用大法清洗自己思想上不好的东西，全面查找和去掉各种执著，比如：三年前有个人找我帮忙办一件事，我带他一起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把事情给办了。他当时给了我一万五千元的感谢费，我收了。因为正好在那半年前，我一时糊涂，参加了一项集资，被骗了一万五千元。我当时认为这个

感谢费可能是师父安排的补偿我那一万五千元呢！现在看起来觉的明明是不义之财，是肮脏的物质。我决定退还他，可他不要，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拿着钱非常感动的说：“你们炼法轮功的人太好了，你们师父太伟大了！”他和他妻子都作了“三退”。

除了让自己达到学法入心，同时我还重视了炼功。每天早晨三点四十分准时起床，洗漱后开始炼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就是走亲或外出住旅馆也从未间断。以前我的腿很硬，自认为我就是那种极特殊不能双盘的人，这回我也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双盘，哪怕痛的剜心透骨，汗流浹背，痛的流泪，脚腕发肿，白天走路都很困难，甚至小便里带有血迹，我咬牙坚持。一月后能坚持盘腿一个小时了。冬天穿的裤子厚，盘不上，脚总是往下滑，我就穿着短裤，光着脚盘，这样也坚持过来了。

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事，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一步一步都有自己要修的，都要严格要求自己。师父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1]

通过近两年的实修，我的身体从二零一六年开始好转，今年完全恢复了，人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很多人说我变年轻了，看上去就象四十多岁的人。

修炼是没有捷径可走的，一定要重心性的修炼，师父说：“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长功的关键是我们修炼了心性，同化于宇宙的特性，宇宙的特性对你不進行制约了，你的心性升上来了，那个德的成份就演化成功。”[1]

我们所处的家庭、社会、学习、生活、工作等，这个立体的空间都是修炼的场。修炼和做大法的事及救人的事是统一的，是分不开的，更不是对立的，因为要修炼就要做大法的事，就要救人，修炼是前提，在做事中又充满着修炼，你以什么心态去对待人和事，这过程中自然就包含着修心性，不断的提高心性。

修炼中会出现问题，出现了问题又通过修炼去解决，问题 43

解决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高。现在我的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无比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谢师尊的看护！我要更注意修好自己，把自己承担的证实大法的项目做的更好，救更多的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真修大法 一切都在变

文：吉林大法弟子 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我是一九九八年二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此前虽然身体没什么疑难病，也不是太好，就是脾气特不好，和丈夫打仗，总是我掀桌子、动菜刀。虽然心眼不坏可发起脾气来谁也受不了，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现在想起来都脸红，是大法重塑了我，我的性格发生了脱胎换骨般的变化。

一、真心修炼病痛消

刚修炼大法没几天，还没弄明白法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消业。一天炼完功往家走，就觉得左脚好像踩在棉花团上，站不实总要倒，以为腿麻也没在意，可是这种状态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有点害怕。老同修告诉是消业。几天过去非但没好，左腿完全失去了知觉总摔跟头，饭碗都被我打没了。

身体不见好转，心情也越来越差，就每天观察左腿，一个月的时间吧，发现左腿细了很多，就用绳子两条腿量、比较，两腿粗细差了许多。这时我终于挺不住了，到吉林市医院治疗，医院诊断：神经麻痹，肌肉萎缩，重症肌无力，而且是严重型的，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医生说没有特效药回家养吧，医生断定：我后半生不能跪着，不能蹲着，最怕着凉。回来后打针、吃药、针灸、按摩、偏方均没效果，三伏天都得穿棉裤。

这时同修来找我去炼功，我没好气：还炼，再炼就瘫痪了！对大法误解很深，我的这种状态对当地众生得法造成了很大的

阻碍，心情跌落到低谷，丈夫急的没办法，就让我去公婆家散心，公婆都修大法，我实在没地方解忧很不情愿的去了，同修听说我去了，就有意都到公婆家学法，他们读书我在一旁带着抵触的情绪带听不听的，渐渐的我听进去了，最后我听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佛法啊！是宇宙大法，师父给修炼人消去生生世世所造下的罪业，消业中修炼人得承受，这是从根本上消业。明白后我下决心又走入大法修炼中来。

那时是冬天，炼功人很多，炕上坐不下，我就在地上打坐，同修们都让我上炕，怕我着凉，因为我盘不上腿，别人穿棉裤我穿毛裤，我心里很自信的淡淡一笑，这是佛法，是超常的，凉又怎样？同修又说，你盘腿时间不要太长见好就收，不要硬撑。我仍然淡淡一笑：大法是超常的，没事。我发自内心的信师信法，心性提高上来了。师父将折磨我一年的病业几天的时间内全部拿掉，立竿见影，同修和世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挽回了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谢谢师父为不争气的弟子操心。

二、转变观念 丈夫也修大法了

真正修炼大法后，我严格按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由一个脾气暴烈的人在短时间内变成一个温和体贴的人。

可丈夫却一反常态，突然间变坏了，除了不赌，其它坏事无所不好，每天喝得醉醺醺，几乎是常年不在家吃晚饭，单位三天两头有上级领导以检查工作为由来喝酒，每次都是他陪酒，结交了许多各行业的狐朋狗友，反正天天就是喝，不到半夜不回家，人看着不着，钱更看着不着，所有饭店的老板都巴结他，用他现在的话说：那就是真正中共国家公务员的形象。

其实，那时也是在给我提高心性，需要我扩大心的容量，可当时悟不到啊！我就劝丈夫，根本不起作用，自己还被气的够呛。逐渐的通过学法我悟到我以前欠他的，因为我以前对他太凶了，这样想心里平衡了许多，怨恨心淡了。可是看他一天天堕落，觉得这个生命很可怜，枉来人世一遭又造下许多罪业。只有得大法，唯有师父能救他，我就想办法让他得法，为

了让他看到大法的美好，我就一味的对他好。可他却说：别尽整那些假惺惺的事。我感到委屈，我这么对他好他怎么这么说？几次之后我就想：肯定是我不对了有不合法的地方，可是想让他得法没有错啊？我错在哪呢？

一次学师父的一段法打开了我的心结，师父说：“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大家都在想：我要怎么样学好法，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我怎么样能够提高，我怎么样能够做的更好；总感觉是在学大法，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经过了这一年以后，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无论为大法做什么，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1]从这段法中我悟到：我们修炼应该是把自己无条件的溶于法中，应该是无条件的同化法，我们的做好应该是无条件的，跟任何人没有关系。我明白了丈夫为什么不认可我对他的好，是因为我的做好是有条件、目地的，那就是为了他变好，表面上看我的行为符合法，其实是带着有求。

悟到之后我就转变了观念，不再看丈夫如何了，心里连想都不去想，就是用法对照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做我该做的，不知不觉中丈夫变了，而且真的修炼大法了，修炼状态一直很好。

注：[1] 李洪志师父著作：《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

修炼交流摘录

机缘太珍贵而难得，过去人们听说过“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闻，真师难遇”，但是却并没有真正明白其中的深意。人身难得，不是宗教中说的六道轮回中人身难得，而是地球上传宇宙正法的今天，人身太难得，宇宙中的生命都抢着想要来在正法时期做人、与正法同在，很多生命因为人身不够而转生成了动物；中土难生，并不是说历史上难得转生到中土，而是今天大法在中土开传，只有那些王和主才能转生到中土来得法；正法难闻，并不是过去的佛道神那些所谓的正法，而是今天师父亲自传正法，这是历史上的一切生命从来没有机会听闻过的；真师难遇，并不是那些小层次中的所谓真师，而是指大法的师父、人类走向新纪元的真正导师，只有在今天才能遇到，只有成为大法弟子才能与师父接上生命真正的缘份。能生在今天为人、能生在中土、能得闻大法、能与师父和大法结下生命的真缘，这都是无比难得的机缘，千万年的安排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所以千万不要一时的迷惑而丧失这宝贵的机缘，正法洪势已到，很快就将结束，千万抓紧这极其有限的时间，这是生命得到救度的唯一机会！

——《一朝得法了夙愿》

我去了这位同修家，一次我们吃完饭，我刚要收拾碗筷，她说：“先别干了，到整点了。”我俩发完正念，又一起收拾碗筷（她干活很快）。她对我说：“如果这个整点过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听了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她每天十二点以后睡觉，一天只睡三到四个小时，我睡觉时间多，还睡午觉。到她家后，她不许我睡午觉。她对我说：你睡觉时间太多了，这时间都睡觉了，白瞎了，这时间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同修的女儿在北京，同修让我和她一起去北京办事。坐客车去火车站，我跟着她在客车上看电子书学法，到整点发正念（身上围着纱巾）。在候车室也学法，在火车上，她只要坐下，就

双盘腿，不下地不拿下来，和在家一样学法、发正念，十二点以后睡觉。在火车上盘腿发正念，对面的人说：看你们俩盘腿打坐面善慈祥，看着很舒服，很愿意看，你们是信佛的吧？借此机会，给她们讲真相，她们问了“自焚”和“不吃药”的问题，我们一一给解答了。她们说：啊！是这么回事啊。到了北京，我们给和她女儿同屋住的人讲真相；出去吃饭和同车的人讲真相（她讲，我发正念，我讲，她发正念）。事办完，我们就回来了。和她同住的这些日子里，有两次我想和她聊聊家常，我都没说出口，也说不出来。看到她只要坐下来，还有几分钟到整点发正念的时间，这几分钟，她也看书学法。她的短信就是通信电话，有事说事，简短，不说废话。用她的话讲：抓紧时间跑，才能跟上师父回家啊！和她同住的这些日子里，我学法学的多了，学法也静心了，也能静下来发正念了，觉睡的也少了，身心感到升华，真是大法能破一切执着。我回家一周后，一个中午，她在短信问我：在干什么呢？没睡午觉啊？我回答：刚发完正念，回来一次午觉没睡，以后也不睡了。她说：恭喜你突破了这一层，如果不抓紧时间好好修，等人家都回去了，你回不去，哭也来不及了，没有后悔药！同修们精進吧！时间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时间过去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为什么我评高职一直阻碍重重？开始很迷惑，包括找我让名额的人，为什么不找别人？专找我呢？通过和同修交流中悟到，这是我自己对法理认识偏激造成的，是法理不清。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正一切不正的，我在单位上上下下被歧视，干活时找我，晋职时没我，这正吗？合理吗？我不能一让再让，一忍再忍，不能让旧势力利用私心重的人钻大法弟子善良的空子。这些年，因为我没有评上高职，从单位到家里和亲戚，对我有看法，对大法有非议，说我学法轮功学傻了，他们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说三道四的这种态度，能

有未来吗？虽然我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但是在评职称让名额这个问题上，我走了极端，这不是我造成的吗？我应该纠正过来，堂堂正正参评，让世人看看？炼法轮功的人，不是没能耐，不是熊饼子，我参评是为证实大法，证实大法弟子的形像。

——《对评职称的反思：走正、取中》

修炼人除修去人心外也应修去自我。不强调自我，才有利于整体圆容、配合。我们过去的表现：商量事情、讲话都很强势，说句不见外的话，那个讲话的态势很压人。如此的性格特征，又不注意修自我，因此有些事情就商量不到一块，意见也统一不了，那么就出现了争斗心、抱怨心，相互的怨哪。现在的表现修自己了，不争了，但表面不表态，内心抵触，各做各事，互不干扰，互不支持，各行其是，美其名曰：走自己的路。协调人与协调人之间，协调人与众多同修间有时互不待见，协调不通。是，过去协调人有问题，内讧、争斗、做事没效率。可是他们也是人在修，从客观上讲，我们要都在人间表现出坚持己见，协调人怎能协调啊？我不是协调人，也没有为协调人开脱的意思，所有的错也都有我一份，因为我是集体修炼的一员，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做到以法为大，圆容好整体，找不足修自己，使我们的整体更凝聚。整体配合也是师父要的。

——《与双城同修交流：形成整体 终止迫害》

一天，妹妹和妹夫来了，态度很强硬的说要把父亲（同修）在银行的存款拿出来，不要给她添麻烦。在我们市里有一个规定：人过世之后要把他（她）的钱拿出来的话，需要经过公证处公证才能取出，非常麻烦。父亲的状况看上去确实很危险。他们一次一次的催促，开始我没理会这件事。后来想，他们想要父亲的钱，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取吧。我和丈夫商量后，准备发短信让他们来取存折。突然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不行，这不就上了旧势力的当了吗？这样做和有些同修在病魔迫害很厉

害的时候，承受不住时，想到去买墓地、准备后事有什么两样呢？把钱拿出来不就承认父亲不行了吗？嘴上说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师父在这个时候没有安排大法弟子走啊！怎么行为上要去符合那个安排呢！哇，多险那！悟到了，赶快让丈夫不要发那个短信了。

——《九旬老人癌症末期被赶出医院以后》

我们赶农村集市，行走在市区早市上，穿梭在各新建小区的建筑工地及各等车站点，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大法弟子的身影。遇到的人，身份、职业、年龄、文化各异，得揣摩不同的心理有针对性的讲。最普遍的问题是：××党给开工资，你们还反对××党？谁给钱我信谁。我说：那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一个人从一降生就在向国家交税，喝一罐奶粉、用一片尿布、吃的、穿的、你花的钱里边都包含着税钱，共产党搞垄断，把钱都控制在它手里，就好象它给开工资，这是被它欺骗了，连它腐败的钱都是老百姓的纳税钱。西方国家没有谁会说是哪一个党给开工资，人家没有共产党，开的钱比咱们多的多了。法轮功是救人的，救命的，叫你明辨是非，分清善恶，叫你明白真相躲过灾难，你是选择善，还是选择恶，善恶有报是天理。经过这么讲，好多人都会明白同意“三退”。

——《幸运修大法 日复一日讲真相》